



胆小鬼系列

潜伏的

QIANFU DE A W 1

AW1

潮湿阴冷的地下室，弥漫着死亡气息……



悬疑推理作家
许伟才
著

一个让你不寒而栗的医学悬疑故事！

一部关于AW1的绝密档案……

圣洁的医院隐藏着什么样的惊天秘密？

致命的药剂是谁的最后的晚餐？

广西人民出版社

（CIP）数据题注

出版人：广西人民出版社

ISBN 7-229-08707-2

定价：18.00元

（CIP）数据题注

（CIP）数据题注

许伟才
著

潜伏的AW1

QIANFU DE AW1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潜伏的 AW1 / 许伟才著.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1. 4

ISBN 978-7-219-07243-1

I. ①潜… II. ①许…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 018105 号

监 制 彭庆国
策 划 梁凤华
责任编辑 梁凤华
责任校对 林晓明
美术编辑 王 霞
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 编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sh.cn
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990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4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4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7243-1/I · 1314
定 价	23.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初春的阳光已经开始变得明媚了，甚至在正午时分都有了夏日里那种炙热的滋味。

但余笑予并不喜欢，因为炙热或者是温暖都会让他这个接近五十岁的男人觉得慵懒。他只喜欢冬天里的阳光——映射在皑皑白雪中，有一种寒冷刺眼的感觉，这能让他精神抖擞。于是，他松了松风衣的领子，让湿润的空气直接吹到身体，觉得凉爽了一些后才走进地下室。

地下室里阴凉的空气让他觉得舒服多了，他瞥了瞥室内的几个男人，然后把目光投向房间一角一个被捆绑的女人，脸上微微露出了笑容。女人二十七八岁的样子，头发凌乱地披散着，脸色苍白，脸有点浮肿，身上更是衣衫不整，两条大腿无力地耷拉着，原本白皙娇嫩的肌肤上尽是一道道惨红的抓挠痕迹。但即便如此，仍能看出她是一个美艳如花的女人。

见余笑予进来，地下室里为首的男人急忙迎上来，恭敬地禀告道：“老板，用药一周，停药已经三天，估计就快招了。”

余笑予淡淡地哦了一声，“给孙迪松绑吧。”

听到余笑予的命令，站在那个女人身旁的两个男人急忙将女人身上的绳索解开。

女人似乎还不适应身体不被束缚的滋味，束缚一解去便烂泥一般瘫软在地上。过了好一会儿，思维好像才又进入她的大脑。她浑浑噩噩地睁开眼睛，搜寻了好久，当她看见余笑予的时候便挣扎着扑了过来。

余笑予没有躲，只是冷冷地看着她。

“求求你，给我药吧。我什么都说，你要我怎么样都可以！”女人抱着余笑予的大腿，浑身哆嗦地哀求着。

“几天前还是医院里最高贵典雅的女人，现在竟像一只摇尾乞怜的狗。”余笑予怜悯地看了看她，然后从风衣口袋里掏出一个装着白色粉末的小塑料袋，“想说就好，我也不折磨你。在你死之前，我会让你满足的。”

“是……是海南九州药业的张海派我来……窃取你们的配方的。”

随着女人的声音落下，余笑予手中的药袋也被扔了出去。

女人的目光立刻转移了目标，也不顾衣衫不整，连滚带爬地过去。

屋子里一片肃静，几个人都在看着这个女人。

她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抓住那袋药，哆嗦着将它撕开，把里面的白色粉末倒在手中，颤抖着捧到鼻子下面，闭着眼睛用力地往里吸，好像窒息的人见到了氧气一般。很快，女人像鬼附身了一样浑身剧烈地痉挛了几下，然后长舒了一口气瘫软在地上，脸上一副万分陶醉的样子。

看到这里，余笑予叹了口气，像是不可理解地对身旁的男人说：“王挺，你说人到底是脆弱还是坚强呢？都说意志力是最坚强的，可在这一小袋药面前就连人的尊严都没有了。甚至她知道马上会死，都会下贱地祈求这一刻的享受。”

王挺笑着应承道：“老板，依我说，这是咱们的药出类拔萃，孙迪在进咱们医院之前肯定受过抗药训练，但他们的药和咱们的比起来，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就算是铁人，也抗拒不了。”

余笑予不置可否地微微一笑，转身向门口走去，同时甩下一句话：“把她处理掉之后跟我去新闻发布会。我可看不了人死的样子，太痛苦了。”

等余笑予走了以后，王挺冲那两个打手使了个眼色。那两人会意地点点头，便将女人像拖小鸡似的丢到刚才被绑着的椅子上。

女人还沉浸在快感当中，直到细细的针头刺入她的皮肤，她才惊醒过来，惊恐地看着一管液体飞快地进入她的体内。她张大了嘴，似乎要哭，但药效立刻就发作了，可怜的女人甚至没来得及哭出声来便痛苦地在地上翻滚起来。但没多大一会儿，女人的力气就好像全部用光了，躺

在地上无力地挣扎。再到后来就只剩下下意识地抽搐和嘴里发出的微弱而含糊不清的呻吟声。

王挺兴致勃勃地看着眼前这一切，自言自语道：“老板怎么不喜欢看这个场面呢？我觉得这才是最精彩的！”

余笑予坐在他那辆宽敞豪华的加长林肯车里，把玩着一盏精致的茶壶。他爱喝茶，即便是在车里也要品尝几口。茶壶上刻着一行娟秀的字——“胭脂淡淡，我心淡淡。情亦缱绻，爱亦缱绻。只盼某天，与君长伴。”

这是一个女人写给余笑予的。

他时常看这句话，看过后有冰冷的泪流到心里。

此时，余笑予的心情更是复杂，叹了一口气后，他把视线投向面前的这幢大楼——康迪肿瘤医院。

这是他的医院，坐落在这座城市的二环路和三环路之间，虽然只有五年的历史，但几乎从一开始，就显得与众不同。一来，广告宣传方面造的声势特别大，在本市的主流新闻节目里经常有它的消息；二来，这所肿瘤治疗医院的治疗效果出奇的好，特别是这里的介入治疗。短短几年之内，这所医院不但在这座城市声名鹊起，甚至在省内也已经小有名气。

“山雨欲来啊。”孙迪的事情让余笑予心生寒意，他看着医院的目光也更含爱怜。

“董事长，王主任来了。”余笑予的司机赵阳小声提醒道。

余笑予回过神来，见王挺已经走到了车门前。

“老板，都已经处理完了。”王挺上了车后屁股还没有坐稳就赶紧汇报。

余笑予淡淡地哦了一声，表示知道了，然后挥手示意赵阳开车。

“孙迪的尸体我已经派人处理好了，而且我已经让手下放出风去，说孙迪已经辞职，决不会引起任何的猜疑……”

开了车以后，王挺将刚才那个女人的善后工作向余笑予详细地禀告了一番。

余笑予闭目静听，脸上毫无表情。等王挺说完以后，他才微微睁开眼睛：“赵阳，王主任说的你都记清楚了吧，和外人别说漏了嘴，你的嘴总是信口开河。”

赵阳一边开车一边赶忙点头。他是余笑予的一个远房亲属，也是余笑予的心腹。老板的脾气他是再熟悉不过了，任何风吹草动都瞒不过他。

只不过余笑予不知道，此刻在康迪医院五楼的药品实验室里，一个男人正透过窗户盯着这辆黑色的加长林肯车，直到汽车消失在视野里，他才转身回到工作台前聚精会神地工作起来。

摆在他面前的是一批病理切片。他在显微镜下仔细地处理完最后几张切片，然后提笔在一个小本子上记录起来。忙完这些，他才如释重负地呼了一口长气，将本子放进贴身的内衣兜里，掏出手机，换了一张电话卡以后，发送了一条短信。

“我是李立军。晚上想去游泳，你有空吗？”

很快，一条短信便回复了过来：“晚上八点游泳馆见面。”

在会展中心的二楼大厅，首先映入余笑予眼帘的不是那条写着“康迪药业集团捐助希望工程新闻发布会”的硕大的横幅，而是一个女人婀娜的身影。

女人无意中一回身，正看见余笑予关注的目光，忙过来笑吟吟地打招呼：“余总您这么早就来啦，我这里正准备着呢，有点乱，您还是先休息一下吧。”

余笑予微笑着点头道：“你不用照顾我，去准备新闻发布会吧。”

王挺看着女人紧张而又有序地准备各项事宜的样子，讨好道：“老板，您眼光真是独到，这个新来的林俏挺能干啊！当初我还担心她经验不足呢。”

余笑予微微摇了摇头：“眼光再独到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就像那个孙迪。幸亏我们发现得早，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那几个制毒集团都盯着我们这个配方，要是被他们得到，我们的生意就难做了。这个林俏的底细虽然清白，但还是要密切观察。”

他虽然是严肃地说着这件事情，但眼神中却是喜滋滋地看着会场的一切。任谁也想不到这个衣冠楚楚、气宇轩昂的康迪药业集团的董事长竟会是制毒贩毒集团的首领。

半个小时之后，余笑予和王挺已经坐在了新闻发布会的主席台前。

不过王挺的位置稍偏了一些，坐在余笑予身边的是本市的市长——方达。这个给市长脸上贴金的机会，余笑予自然是不会忘的。

“余董事长这次捐款多少啊？”方达问道。

“呵呵，这次捐助希望工程五百万元，不过其中一百万元会划入市政府专项基金中。”余笑予淡然地说道。这五百万元对他而言只是九牛一

毛，就比如这次的新闻发布厅的选择，他就选了会展中心这间最豪华、面积最大的展厅，一个下午的场地租用费就是一万元。余笑予虽然不喜欢铺张，但那只限于自己的生活。在关系到整个集团的声誉和形象的场合，他是丝毫不吝啬金钱的。

方达也是十分满意，他明白余笑予所说的专项基金就意味着他又可以挥霍一大笔金钱了。

此时，新闻发布会已经开始了。发布会是由刚才那个美丽的女人林俏主持的。

林俏不但形象完美，声音动听，而且言谈举止落落大方，给整个会场增添了一袭春色。

方达在发布会的间隙对余笑予说：“你们这个林小姐不错嘛。”

余笑予笑道：“那也比不上您的佳人啊。”说完，他余光里已看到方达一脸很受用的样子，便又说：“晚上让您那位佳人也赏光吧，这是我们私下聚会，都是自己人。明天您就要出国考察，临行之前我们得好好聚一下啊。”

方达点点头，顺便提醒余笑予该他发言了。

新闻发布会持续了近两个小时，到后来余笑予都有些疲倦了，不过心里还是蛮高兴的。很多记者询问这次捐款的具体事宜和康迪药业集团的情况，这让他觉得这次投资是大有所值，集团的形象和地位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新闻发布会结束以后，他把林俏叫了过来：“林俏，这位是我们市的方市长，刚才还夸奖你了呢。”

林俏落落大方地和方市长交谈着，不过当她的目光和余笑予对视的时候反而不像刚才那样自如了，脸上竟泛起了红晕。

余笑予装作没注意，又问：“晚上的饭店都安排好了吗？”

林俏说：“都按照您的要求准备了。我现在就去再核定一下。”

看着林俏曲线玲珑的背影，余笑予心中不免一动。虽然他见识过、经历过许多有美丽风韵的女人，但这个林俏却让他眼前一亮，他说不清

具体原因是什么，除了觉得她有些与众不同，另外还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这个下午对于余笑予来说是轻松快乐的。而几乎就在这个春日的同一时刻，在城市的另一角，另一个男人将认识在他这一生中十分重要的女人。

或许两个人认识只是件很偶然的事情，但是也常常就是在这偶然之间，几个人的命运就会在冥冥之中被牵引到一起。而在当时，谁也预料不到以后的生活轨迹。

就比如这个叫萧逸的二十四岁的青年。

他现在正坐在公交车里，午后的阳光照得他几乎昏昏欲睡，他不知道在这半睡半醒之间，他的生活即将发生改变。

萧逸转了三次公交车才到达目的地，不过下了车也仍然有几分钟的路要走。

这里已经是近郊了，空气里飘散着淡淡的野花的清香。虽然坐了大约一个半小时的车，但从都市坚硬的柏油马路踏上这条散发着泥土气息的石砖路，萧逸反而觉得身体轻松了许多。几分钟之后，萧逸就闻到了芬芳淡雅的丁香花的香气。

“米小姐的家很好找的，你只要看到满院子的丁香，就到了。”这是林其然教授在他来之前告诉他的。

果然，萧逸随后就看见了掩映在丁香树丛中的一幢两层乡间别墅。

这别具一格的感觉使得萧逸是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敲响房门的。然而当他走进这所房子的时候，却充满了惊奇的感觉。

在一楼七八十平方米的大客厅里萧逸竟没有看见家具！没有沙发，没有电视，没有音响，总之现代家居中的任何时髦的家具在这里竟然踪影皆无。取代这些的是在大厅里零星摆放着的错落有致的几张小靠椅。称那是靠椅，因为它只有椅背的那一部分，实实在在是让人靠的。每张靠椅旁边都巧妙地配着盆栽，那些盆栽似乎都没经过修剪，可是在这些随意摆放的靠椅旁边，却又显得自然协调。而在客厅靠窗的一角赫然摆

着一张床。

直到多年以后，当萧逸到许多人的家里做客时，他仍然眷恋地回忆着这一天他所看到的摆设。

那是一张古朴风格的木床，床的四脚和床身镂空雕刻着花草的图案，一袭洁白的蚊帐在微风中随意地舒展，像一幅动态优美的几何图案。明媚的阳光毫无保留地从床的旁边、那占据一面墙的落地长窗中涌入，一直洒在他脚下这片桃红色的地板上。而窗外的绿意则是在房间里恣情地摇曳，与地板上的桃红交相辉映。

萧逸能感觉到户外的微风，因为这时屋子中的色彩都在随之荡漾。萧逸仿佛置身于一座美丽的花园里面，身边飘来阵阵花香。而这花香又是真实的，一个蓝紫色、雕刻着美丽图案的大花瓶就摆在他的身边，许多鲜花在瓶中怒放。他能叫出一些花的名字，但更多的他并不知晓。这些花儿色彩缤纷，看似随意地聚集在一起，却又配合得很完美，让人的目光不忍旁视。

看到这些的时候萧逸笑了，没有惊异也没有了慌乱，代之的是轻松的感觉。他想起来之前林教授对他说的话——米兰是个很特别的女人。

萧逸现在信了。虽然他还没见到米兰，但是他感受到了。

人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感觉：当你走进一间你从来没有进去过的房间时会莫名其妙地觉得曾经进去过。或是当你在饭店里喝酒时有人突然叫你，你会觉得在某处确实被这样叫过，而你会自然地把酒杯放到记忆中丝毫不差的地方。

萧逸此时正经历着同样的感觉：一个温柔的声音进入他的耳中，使他怦然心动。他突然觉得在冥冥之中自己也曾经被这样叫过，而且他知道下面他要做的事情，他能感觉到有什么尴尬的事情要发生。而他转过身面对这位佳人时却同那奇妙的感觉配合得丝毫不差——他转过身的时候几乎碰倒了身旁的花瓶。

萧逸并没有觉得难堪。这并不是因为他的世故，一个刚刚踏入社会的二十四岁的小伙子是不会练就这种处变不惊的品格的。这是他与生俱

来的一种天性。林教授就是因为这点才钟爱他的这个学生的。在他从学校毕业的那一天，林教授曾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希望你以后在社会上不要丢掉这种率真。”

萧逸笑着转过了身，顺手将倾斜的花瓶扶正，然后注视着眼前的这个女人。

这是一个看起来二十七八岁的漂亮女人。她姿态优雅地站在萧逸的面前，让人感觉到一种成熟女性的风韵。而蓬松自然的齐肩秀发衬托的是一张青春少女才有的靓丽天真的笑容。

“你就是米小姐吧，你好。”萧逸微笑着打招呼，接着又补充道，“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家居摆设，真有些意外。”

“很多人都不习惯我这里。进来坐吧，萧先生。”米兰淡淡地笑着招呼，然后将萧逸引向客厅里的那几张靠椅。

米兰拉过一张靠椅在那张床旁坐了下来，修长的小腿斜斜地搭在地板上。那随意的姿势似乎让人感到对面是一个相熟的老友。没有丝毫的做作，也没有令人觉得有半点的轻浮。一袭墨绿色的长裙勾勒出她美丽的曲线，配合着桃红的地板底色和她白皙的面颊，像是一幅色彩斑斓绚丽的油画。

他来之前林教授已经对他讲了，米兰有个弟弟，过些日子准备到国外去上学。米兰要林教授帮她找一个家庭教师为她的弟弟补习英语。而萧逸这个得意门生自然是近水楼台地被林教授引荐来了。

“我不想让你教我弟弟语法之类的，因为到了国外之后他早晚会精通的。”米兰温柔悦耳的声音缓缓道来，萧逸认真而又享受般地听着。

“我只是想让你给他讲一些国外的风土人情。而且我希望你和如云——就是我弟弟在一起时用英语交谈。我想这样能让他尽快习惯国外的环境。可以吗？”

“没问题。”萧逸爽快地答应道。这比他想象的要容易得多，或者说要有趣得多。他喜欢自然的生活方式，做事情也是如此，就像他喜欢这所带给他轻松感觉的房子一样。萧逸也同样喜欢上了这份没有给他条框

束缚的工作。

“我其实是想请林教授帮我找一位外教，但他竭力推荐你。”米兰说的时候看着萧逸的眼睛。萧逸明白其中的含义，笑道：“米小姐，你知道刘德华说的一句广告词吗？”

“哪一句？”

“相信我，没错的！”

米兰淡淡地笑了一下，然后吩咐用人去叫莫如云下楼。

莫如云是个十七八岁的男孩子，高高的个子，长得很清秀。简单地和萧逸寒暄几句以后，他瞅了瞅米兰，仿佛猜透了姐姐的意图似的，转过脸微笑着对萧逸说：“萧老师你知道我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吗？”

萧逸禁不住也笑了，“没等你姐姐考我，你就考起我来了。晏殊的《临江仙》里有这样一句‘莫如云易散，须似月频圆’。我想你的名字要是真从这句诗里来的话，那不光很美丽，寓意也很深。”萧逸想了想之后自信地说道。

米兰听了，笑着和弟弟交换一下眼色，然后拿出一个信封递给萧逸，“这个请交给林教授，我店里还有事情，先走了。”

望着米兰款款离去的背影，莫如云对萧逸说：“我以前不叫这个名字，是后来我姐姐给我改的。”

萧逸不免心里赞叹了一声，心里也隐约觉得，这个米兰是个有故事的人。

傍晚时分，萧逸回到了市区，他没有回自己的住所，而是直接去了老师林其然家里。

林教授的家中充满着一种浓厚的书香气息。虽然林其然的专业是生物化学，但这并不妨碍他博古通今，四室二厅的房子有两间都堆满了书，要不是女儿在家里住，那一间卧室也肯定会被他改成书房。

萧逸虽然来过很多次了，但每次来他都对那厚厚的书墙爱恋不已，而且每次看到书的时候，他都有种崇敬的感觉，就像崇拜林教授一样。

萧逸对林教授不单单是崇拜，而且心存感激。不仅是因为在上大学时林教授像对自己的孩子那样爱护他，而且在他毕业的时候，林教授还倾其所能将萧逸这样一个毫无背景的农村孩子留在这所学校。能够在林教授身边和他一起做喜爱的研究，萧逸不仅是心满意足，可以说是喜出望外了。

林教授接过萧逸递过来的信封，从里面抽出一张银行卡递给萧逸。

“下午米兰给我打过电话，说她对你很满意，同意你教她弟弟。那银行卡里面是米兰给你的薪水，一万块钱。”林教授说。萧逸从林教授简单的话中感觉到他的喜悦心情。

“您没告诉我做家教的收入这么多呀！是我半年的工资了。”萧逸很惊诧。

“哈哈。我也没想到这么多。不过，米兰是个有钱人，而且也不吝啬。再说或许是她对你的印象好吧。”

林教授的话又令萧逸想到那所温馨自然的房子和仪态万方的女主人。

“真如您所说的，米小姐很漂亮，也很有气质。”

“是的。我是在一个文化沙龙里认识米小姐的。她给我们的感觉就如

你说的一样。前几天她跟我提起找家教的事情，我就想起了你。在学校里，你和李立军的英语水平最好了。”林教授说道。

“也不知道李立军最近怎么样了，一直没他的消息呢。”萧逸也着实想念他的这个好朋友。李立军也是林教授的学生，比萧逸大三届。以前他们经常在林教授家见面聚会，但自从李立军去了康迪医院的研究室搞药品研制以后，他们俩见面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

李立军此时正在游泳馆里。不过他并不是真的来这里游泳的，从走进游泳馆开始，他就一直偷偷观察着身边的人。在他确定周围没有可疑的人后，便匆忙离开泳池，换好衣服走出了游泳馆。他谨慎地来到游泳馆的后门，环顾一下四周，便疾步钻进了一辆早已停在那里的轿车。

车子几乎在他关门的一刹那就立刻启动了，然后急速地驶离。“有什么新的情况？”轿车刚一启动，车内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子就急切地问道。

“最近我还在试验那种新的介入药物——AW1。经过多次试验我越来越能肯定，这种药物几乎没有什么可用性。这种药物的主要作用不是杀灭和抑制肿瘤细胞，而是在肿瘤细胞膜上起化学反应，使肿瘤细胞暂时处于休眠状态。因为有了肿瘤细胞的吞噬，这时候患者的病症改善得很好。但是这只是暂时的，肿瘤细胞的休眠过程反而是它积蓄能量的过程，一旦爆发，就会使病人的机体防御功能完全陷入瘫痪。可以说，AW1这个药物就像毒品一样，只能饮鸩止渴。”李立军肯定地说道。

“那么你还是认为余笑予的医院将这种药物投放到了临床？”

“这个我不敢肯定，还只是怀疑。”李立军迟疑了一下，继续说，“我曾经和肿瘤介入室的王主任提过这个药物没有可用性的问题。可是他说，这个药物只要克服了这些弊端，是很有发展前景的。但依我的经验来看，克服弊端这个目标是难以完成，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但我又没有办法，只好继续做下去。而接下来的工作是根据药物作用的不同的肿

瘤细胞以及不同的分化程度，将所引起的变异的肿瘤细胞分化到其他的器官中，通俗易懂地说就是将肿瘤细胞驱散到别的器官，这样患者再发病的时候就不会出现以往的表现，而像是得了另一种新病。”

李立军说到这里，看了一眼旁边的男子。

男子沉思片刻，又问：“然后呢？”

“我现在的工作几乎全是这种情况：大量的病理切片送过来，每种类型都各不相同，我要分门别类地区分，然后各自进行配体配型试验，然后根据每一种情况来选用相对应的药物。我越来越觉得这其中有些蹊跷。这明明是一种没有丝毫价值的药品，而且对病人危害又那么大，为什么康迪医院要投入这么多的精力来研制呢？所以我总是在考虑：康迪医院口口声声说这些试验只是动物试验，可这只是在我当初的条款里写的，我自己并没有见到其中的操作程序，每一块病理切片只是送到研究室，我无法证实这切片是来自人体还是来自动物。我一想到他们将这种药物投入临床了就不寒而栗。这个后果简直太严重了！”

“可是这只是你的想象、猜测，你有证据吗？”

李立军无奈地摇了摇头，“我的工作和临床完全没有关系，如果要想证实这个推测，就必须拿到临床上的第一手资料，而这些资料都在档案室里，钥匙只有余笑予和王挺有。要拿到钥匙，那可是难上加难啊！”

“嗯，从余笑予身上拿就肯定不用想了。但我觉得王挺那里倒可以试一下！不过，你和王挺接触要慢慢来，这事情不能着急，免得让人生疑。”男子若有所思地说。

萧逸回到住处的时候天色已经很黑了。他看着自己简单的屋子，不禁想到今天所见的美丽豪宅还有那令人心仪的米兰。

正在他静静地回味这个下午的经历的时候，响起了敲门声。

先是两长一短，接着是急促清脆的敲门声。萧逸一乐，知道这是林俏来了，因为每次她都用这个顽皮的方式来敲门。

林俏是林教授的独生女，从萧逸成了林教授的得意门生的那一刻

起，萧逸和林俏就认识了。林俏比萧逸小两岁，不过当萧逸还在学校继续读研究生的时候，林俏就已经步入社会了。虽然她成绩很好，但她仿佛天生就有一种追求刺激的神经让她迫不及待地去寻找自己新的天空。林教授一直为这个耿耿于怀，在他心里知识是第一位的，他很想让女儿走上求学之路，不过看女儿工作以后也是开心快乐地生活，也就慢慢释然了。

萧逸对林俏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他想林俏也是这样。因为他们从初次见面开始就特别投缘，不是像朋友，而是像兄妹的那种感觉。

他常常不自觉地逗林俏，像兄长逗小妹一样。而林俏有时也会像妹妹一样在他面前撒娇，但更多的时候则是和他争辩得不可开交。林俏口才很好，再加上她有一双大而明亮的眼睛，给人的感觉是伶牙俐齿。有时争辩的时候，她会突然停下来，歪着脑袋，下巴微微向上翘着，抿着小嘴，一副自傲的样子。萧逸说不清为什么特别喜欢她这时的表情，于是和她辩论的目的很大程度是为了得到这份享受。因为每当这时，萧逸都会感到怦然心动。

有的时候萧逸禁不住想，自己是不是爱上她了。可是他又不肯肯定，因为像书中的那种恋人间的“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感觉他还没有体验到。而且他觉得自己和林俏中间好像有着一层说不清的东西，或许是性格的差异抑或是观念的不同，不过这感觉总是使得两个人处在若即若离的状态之中。但和林俏在一起时他感觉特别愉快，这一点是肯定的。

萧逸打开门，门口站着的果然是亭亭玉立的林俏。

“今天怎么有空过来了？我刚才去过你家，听你爸爸讲，你最近一直很忙。”

“忙当然忙啦，不过再忙也得吃饭不是？听说你今天发了笔小财，我就赶来吃大户了呀。”林俏笑吟吟地说。

在火锅升起的冉冉热气中，萧逸点燃了一支烟，静静地吸着。对面